

補影人

西元 2015 年 9 月 12 日，一對雙胞胎不幸在山路上發生事故，搶救之下，僅一人生還……。

曾有人說，影子和光是對立的兩種存在；
也有人說，影子和光是最密不可分，相互依存的事物。
曾有人說「形影不離」，影子和身體是最無法分割的；

也有人說，影子和身體，是存在著不同靈魂的。

熙熙攘攘的街道上，攤販賣力的吆喝聲、人群嘈雜喧囂的聲音充斥著人來人往的市集，一個約莫五歲的小女孩緊緊握著媽媽的手，圓滾的大眼睛眨呀眨，充滿好奇的眼神望著碩大的紅蘋果、精緻的一個個玻璃製品，還有上街採集的人們不放棄殺價的身影，以及所有事物下，那一團團忽淺忽深的影子，女孩像是在看什麼極為新奇的玩具一樣，盯著乖乖躺在地上，跟著身體或物品做動作的黑影，「好乖呀！」她微微歪了歪腦袋，一個天真的想法冒了出來，女孩努力邁開短短的雙腿跟上身旁人的速度，時不時扭頭看看周圍許多「乖巧」的黑影，「媽媽！那些黑黑的是什麼？」耐不住好奇，女孩仰著頭望向母親，「嗯？是影子呀！」「影子？」「對啊！」彷彿聽見什麼艱難晦澀的詞彙，女孩低下頭，「那個呢？」過了一會兒，女孩抬起頭，指向一個面色欠佳的中年男子腳下，然而在女孩眼裡，他的影子，卻是一個身材侏儒、老婆婆一般的影子，「也是呀！」婦女略為不解地答道，「可是…可是牠和叔叔長的完全不像啊！」女孩著急地辯解著，「咦？有嗎？妳看錯了吧？」「黎瑄才沒有看錯！」女孩不服的噘起嘴，「好好好，那我們也該回去了。」婦女拉著女孩的手往來時的方向走去，「黎瑄真的沒有看錯啦！」知道自己被敷衍的女孩再一次地強調，「對對對。」隨著漸漸微弱的聲音，兩個身影就這樣消逝在市集的入口。

我，何黎瑄，從小似乎就能看見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。

第一次察覺到時，我被這個念頭嚇了一大跳，那時是因為看見親近的雜貨店老闆的影子看上去異常嬌小又年幼，雖然以前也不是沒遇過這種事，但那時

都只是匆匆一瞥，一下子就忘了，而這次，我清楚地看見突然有一天變了樣的影子，以及……從以前的和藹可親，變得萎靡不振、無精打采的雜貨店伯伯。

伯伯看了很多次醫生，卻都無濟於事，當然，我早就把「伯伯的影子變得好奇怪」這件事告訴過他，不過他完全不相信，還用一種戲謔的眼神看著我，像是在說「真想不到妳這麼大了，還有這種孩子氣的想法」一樣，我有點生氣，畢竟我說的又沒有錯，只是伯伯年紀大了眼睛不好罷了，當時我甚至還硬拖著媽媽去看雜貨店老闆，卻只得到相同的答案。年幼的我十分相信一些怪力亂神的東西，那天過後總覺得毛毛的，出於害怕，我再也沒去過那間雜貨店了。

正是因為那件事，我開始覺得我與別人好像一出生就有一道隔閡。

而真正體會到、感受到這個事實時，是在我剛升上國中那年，同班的女生在聽完我有著與常人不同的體質後，也許是對於未知的恐懼，也許是單純的排斥和厭惡，她們自然而然地，疏遠我了。

“這不能怪她們，這不是任何一個人的錯。” 我這樣安慰著自己。

為了融入與我截然不同的群體，我隱瞞了自己的特異之處，偽裝成與常人無二的模樣，直到十六歲那年，媽媽罹患了胃癌，家境並不優渥的我們很難取得昂貴的藥物，我的父親更是早在我三歲前，就拋下我和媽媽，我只能每天一放學就趕回家幫忙媽媽，盡可能的減輕她的負擔，僅此而已。

「苦盡甘來」這句成語像是在嘲弄我的境地一樣，過了一段時間，媽媽不但沒有痊癒的跡象，反而更加惡化，我只能更用心的照顧她，對課業不管不顧，然而，現實為了告訴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徒勞，半年以後，在病房內，那雙記憶中一直溫暖的手最終還是不敵病魔的肆虐，無力地垂落在煞白的病床邊，那雙寵溺地注視著我的瞳眸漸漸失去了光彩，永遠藏進了薄薄的眼皮裡。

「黎瑄啊…對不起……了。」我大腦一片空白，只剩下心電圖上，那宛若針一般扎進我眼中的一條線，耳朵嗡嗡地響，雙眼空洞地盯著蒼白的臉龐上那殘存的一抹笑，那是媽媽在世上留給我的最後一個禮物。

也許洶湧而至的悲傷真的能讓人失去判斷能力吧！我全然沒有注意到，在亮得刺眼的燈光下，那本該鮮明的母親的影子，消逝的無影無蹤。

我不知道我是怎麼走出醫院的，一路上似乎有不少人向我搭話，但我連正眼都沒看一下，就踩著堪稱行屍走肉的步伐擦肩而過，我怕我一開口眼淚就會

像決堤一樣，止也止不住。

就這麼漫無目的地走了許久，走到腳踝都隱隱有些生疼了，我仍舊無法從媽媽死去的衝擊中平復過來，無神的眼眸渾沌地飄忽不定，雙腿麻木地邁開步伐，直到千篇一律的街景，在一瞬間被蒙上一層黑……「啊！」完全沒在看路的我撞上了一個路人，「非常抱歉，您沒事吧！」我趕緊道歉，然而他卻蹙起眉頭，以俯視的角度打量著我，「嗯……」似乎是想開口說些什麼，冷漠的眉眼顯得有些猶豫，「妳…看的見牠們，對吧。」不是疑問，而是肯定的語氣，「…咦？」我猛然抬起頭，瞪大的瞳孔驚愕地望向聲音的主人，「還有，想哭就不要憋著。」我愣愣地看著眼前的人，高大的身影明明逆光，此時此刻卻迸射出救贖般的絢麗，明明只是一句任誰聽了都摸不著頭緒的話，但一直以來不被理解、不被接納的自我厭惡，彷彿也隨之消散了。

“好奇怪啊……怎麼眼前就突然變模糊了？” 忽略兩頰及眼角的溫熱，我自欺欺人地問著自己。有時比起獨自承受，有人安慰反而更讓人壓抑不住，儘管理智不斷的在告誡自己，在初次見面的陌生人前放聲大哭是件多麼失禮的事，卻一下子被滿溢的情緒淹沒，彈性疲乏的理智線終於堅持不住，「啪」的一聲斷裂開來。

「嗚嗚嗚啊…嗚嗚…」川流不息的人潮時不時的為路中央的奇景停下腳步，指指點點的議論聲，包圍住少女及一臉面無表情的青年，少女宛如聽不見周圍的喧囂，完全沉浸於失控一般的宣洩，像是因少女大膽的舉動感到詫異，也興許是勾起了往昔的回憶，青年寬大的手掌輕輕附上少女的頭，試圖安撫，冰冷的掌心卻像一股暖流，自少女頭頂澆灌而下，她又想起那溫柔卻蒼白的笑顏了，「嗚嗚嗚嗚啊…媽、媽媽…嗚嗚…」少女哭得更兇了。

某間咖啡廳內，一男一女正對坐在木製圓桌兩旁。

沉默。

無盡的沉默。

幾分鐘前抱著青年死不鬆手的少女現在正垂著頭，緊攥著衣角，略長的瀏海遮住她侷促不安又生無可戀的神情，只剩紅得發燙的耳尖露了出來，後悔莫

及的她就想一拳揍死幾分鐘前的自己，喂喂喂，二話不說就對剛見面的陌生人進行鼻涕與眼淚的洗禮是怎樣？甚至還…對他喊「媽」？何黎瑄再也無法直視那個幾分鐘前的自己了，就算沒被抓進警局，也會被當成心理不正常的變態吧？“啊…打一頓會不會讓他失憶？”她自暴自棄的想著，一副放棄思考的模樣。

與她截然相反地，坐在對面的青年好整以暇地看著恨不得找個洞把自己埋了的少女，興味盎然地等她恢復理智，「滴答、滴答」過了許久，青年依然維持著同一個姿勢，剛想開口：

「妳……」

「那個……！」

幾乎是同時，兩道聲線響起。

完了啊啊啊！！更尷尬了！少女無聲的吶喊著。在沙發椅上愈縮愈小的身影讓青年不禁莞爾，「算了，妳先說吧！」他偏了偏頭，這麼說道。

「那個…」腦袋一片空白的我，竟把埋藏於腦裡深處的疑問，想都不想的說了出來，「請問您說的那句『看的見吧』是什麼意思？您剛才講的『牠們』是和我所看見的一樣嗎？」不！快停下來啊！這審問般的語氣是怎樣！現在不是應該先道歉嗎？「是指那些與身體型態不一樣的影子嗎？您也能看見？不，應該問說您是怎麼知道我看的見的？」別再說了！何黎瑄！原來你是這種一緊張嘴巴就無法控制的類型嗎？「那些東西對人體有害嗎？有辦法除掉嗎？還有…」我越說越激動，等大腦能正常運作後，我已經問了一連串失禮的問題了，聲音不自覺弱了下去，我虛脫似的癱軟在椅子上，嗯，太好了呢，他看我的神情漸漸由好奇轉變為同情，然後變成關愛智障了呢，以後徹底沒臉見人了啊……我單手捂住臉這麼想著。

「噗哧。」青年笑了出聲，並沒有正面回答我問題，「你講完啦？那換我了，妳有好點了嗎？」淡淡的笑在他臉上蕩開，「誒？」「難過的時候，痛哭一場或語無倫次的抱怨一下都可以，努力把積在心頭的不快和委屈發洩出來，就是絕對不要自己一個人默默擔下所有，那是最痛苦，也最讓人窒息的。」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總覺得他深邃的眼眸裡，有著迷離恍惚的無奈與悲傷，不過下一秒又被一如既往的淡漠掩蓋過去，我余光瞥見，他的影子在他說完話的同時，幾不可見的抽動了一下……。

“是我……看錯了吧？”這一次，我不再堅信自己的眼力。

「好，接下來要說正事了。」青年直起身，嚴肅地說到，「首先，先來解答

你的疑惑，關於…那些黑影。」

逝去亡者的靈魂會回歸到大地萬物，重新輪迴，亦或者消散在阡陌世界的某個角落，那麼，生前亦步亦趨的跟隨主體行動的影子，在失去約束以後，會去哪裡呢？

一如既往的追隨逐漸腐爛到只剩一具白骨的身軀嗎？還是隨著肉體的衰敗而灰飛煙滅？顯然這些才是正常人所相信的，但遺憾的是，再無限制的影子只會主動離開殘破不堪的主體，並寄宿到下一個目標，與其共存。而通常這些，都是在人們不知情非自願的情況下完成的。

這些侵入別人軀體的影子，我們稱為「蠱」。

漂泊不定的影子在找到下一個宿主後，須與宿主原來的影子相抗衡，若宿主意志夠堅定，便不會受其影響；反之，如果讓影子帶著前世的怨念、記憶和情感乘虛而入，被迫承受不相干的意識，輕則時不時的感到焦慮且愈漸憔悴，重則擁有多重人格並急速衰老，更甚至是……無法負荷至死亡。

「而補影人，也就是擁有你這種體質的人，」青年看了看我，「他們的使命就是把這些被稱為『蠱』的影子抹煞，至於我為什麼知道你的特殊嘛…」他指向我，不容置疑的說：「看眼睛。」

到最後，我還是不明白青年所指的「看眼睛」是什麼意思。

他說可以叫他「912」，他說那不是編號，那是需要用一輩子記下來，痛徹心扉又刻骨銘心的數字。

“也是他最恐懼，卻不能逃避的數字。”這句話，是我從他的眼神裡讀到的。

身無分文的我在912的介紹下，進了身為補影人的「筱涵」開的麵包店，親切、善良、聲音像銀鈴般好聽的大姊姊，這是我對她的第一印象。

我住進了空無一人的舊家，冷清的氛圍和以往的溫馨相差甚遠，我繼續在過往殘憶匯集成的泥沼，明知危險，但仍不可自拔的沉溺於虛幻的美好，就像無力的幼獸，獨自窩在角落舔舐遍體鱗傷的疤痕，疼痛的同時被腥甜薰人的血

氣迷得神魂顛倒。

「早安。」筱涵和煦的笑容在她精緻的臉龐綻放，洗刷掉我的倦怠，「嗯，早啊…」我回給她一個稱得上是硬擠出來的笑，顯然她不滿意了「你又沒睡好啦？看你的黑眼圈深得像貓熊似的。」「嘿嘿…」我尷尬地搔了搔頭，「不能全怪我吧？」「當然要怪妳，都不好好愛惜身體！」「是是是，店長大人。」我不禁失笑，怎麼感覺她比我還在意？和諧的氛圍環繞著寧靜的早晨，許久都沒感受到的關懷悄悄地填滿了我空虛的內心。

「啊！黎瑄，這些麵包給妳！」有天走在街上，突然的叫喚讓我回過頭來，筱涵趕上了我，遞給我一袋還隱隱冒著蒸氣的麵包，一併送給我的，是她及時的一句鼓勵：「今天也要全力以赴喔！」，我呆呆地望著她離開的背影，眼角不自覺的發熱……。

「我其實一直把黎瑄當作我的妹妹呢！」這是她有一次告訴我的。

和筱涵相處幾個月後，我發自內心的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，溫婉大方，又親切近人，不過這樣的她在扯到「感情」這類話題時，神情總是落寞的，儘管表面還是掛著讓人如沐春風的笑，但我卻怎麼看都認為，那只是她強撐出來的，偽飾的一面。

曾經的我覺得自己不幸、悲慘，但漸漸地，我窺見身旁人的脆弱和傷痛，他們不比我輕鬆，卻比我成熟，懂得包裝自己的情緒，懂得在痛的神智不清時，硬擠出堅強的一面，對關心自己的人撒一句謊：「我沒事的。」，然後在所有人都離開後，流下淚。

我原以為在失去一次過後，神會出自憐憫，而維繫住這段平凡的幸福，但我忘了，神若真的這麼悲天憫人，在一開始，就不會在我身上降下這些沉重的命運。

神，往往是最殘酷無情的，在給予光亮後，又硬生生將那些微的希望一點不剩的連根拔除。

站在熟悉的店門前，我幾乎停滯住呼吸，手輕輕貼上積了灰的鐵門，指甲刮過貼在門上的薄薄一張紙，發出惱人的噪音，就這麼杵了好長一段時間，我終於回過神來，怔怔的盯著那幾行鮮紅的字，其中最扎眼的，就是那大大的「出租」二字，我顫抖的撥通了好久都不曾打過的號碼，「喂？」清冷的男聲從耳側傳了過來，我恍了一瞬，有些鼻酸，「……」嘴巴開開合合好幾次都發不出聲「…喂？」略為不耐煩的語氣透露了青年的心情，「……我是黎瑄。」我的聲音自己聽了都嚇了一跳，低沉，嘶啞，染上了濃濃的鼻音和哭腔，「…你來一趟上次的咖啡廳，我有話要說。」另一頭顯然查覺到發生了什麼事，毫不意外地對我說，「嗯。」我應了一句，莫名感到惱火，為什麼筱涵不先和我說？為什麼要不告而別？不是彼此要好的朋友嗎？不是還說…我像她的妹妹嗎？還是，其實這些都只是我的一相情願？

推開門，我心不在焉地走向角落的身影，「這是她留給你的。」912遞給我一封信，我看著上面的署名，扯出了一個難看的苦笑，「喂…不是吧？我們之間的交情，原來淡到用一張紙就能打發我啊？」我低聲呢喃著，伸手接過信，皺著眉頭定定地看了幾秒後，「唰」的一聲用力撕碎了它，「等她親自來找我解釋，否則我永遠不會原諒她。」

我把信扔在地上，拉開椅子坐了下來，「說吧，找我什麼事？」，青年不再盯著那堆碎紙，抬起頭，「你知道她為什麼要離開嗎？」「…不知道。」，他嘆了口氣，「好吧，其實她都寫在那封信裡了。」「……」所以你現在是叫我把它拼回來嗎？我感覺我額頭上的青筋跳了跳，「她是逃走的。」912輕輕地說，「補影人是為消滅違反自然法則的蠱，普通人無法感受到蠱的入侵，但補影人可以，他們能感受到，且有能力把入侵的影子消滅，也就是說，如果補影人被發現身上被寄宿了別的影子，就代表他已經主動放棄了補影人的身分，墮落為庇護蠱的軀殼，那麼這時，任何一個補影人都有權利把他連同蠱一起，殺掉。」

空氣頓時瀰漫著沉重的壓迫感，「明知道會死，為什麼還要這麼做？」我很清楚我在明知故問，「因為…放不下，也許是久病而死的雙親，也許是情同手足的朋友，也許是意外傷亡的愛人，不論是誰，那種失而復得的喜悅都會遠遠蓋過理性及道德，儘管深知就算僥倖沒被發現，也會以燃燒生命為代價，被折磨至死，仍然宛如飛蛾撲火般地留下牠們，看著牠們早已失去色彩的輪廓，名符其實的『顧影自憐』。」又來了，又是這種遙望一般眼神，空洞又遙不可及，「而我想，筱涵她也是這樣。」

「呵。」我乾笑了一聲，「為了早已死去的靈魂，而義無反顧地丟下擁有真切情感的，關心她的人，真想不到她原來是這麼固執又不知變通的人啊！」我揉了揉發紅的眼角，難過之餘，湧上來更多的是不解及憤怒，「那麼相信她、重視她的朋友還不及一團沒有形體的影子呢！多可笑啊？對吧？」此時的我不知道，兩年後，我會多後悔說出這些話。

「……是啊。」912 沒有看我，悶悶的應了一句，這一次，我沒注意到清瘦身影底下的黑影，似乎微微垂下了頭。

那天，我們不歡而散。

但無論如何，生活還是要過下去的，身無分文的我在聽見 912 說「成為補影人的話，政府會給予及豐厚的酬勞」後，二話不說就選擇了加入，他在聽到我的決定後，相當不贊成的勸了我好久，最後還是替我寫了申請書。

身為引薦人的 912 被安排為我的臨時「師父」，他似乎對教我抓捕蠱的方法提不起興致，總是說一句「啊，反正那些也沒什麼，被指派任務的話，就用這些隨便戳幾下就行。」然後丟給我幾把灌注法力的特殊匕首，不是，真的有人這麼隨便在教徒弟的嗎？「這麼敷衍，你不怕我哪天死在任務中啊？」我翻了個白眼，然而他卻像聽見什麼天大的笑話，笑得前俯後仰，「哈哈，妳說什麼？被蠱殺死？哈，那些影子根本不會傷人好嗎？倒不如說要小心捕影人那群混蛋殺妳還比較有可能。」他現在是在順帶罵到他自己和我嗎？912 有時就會像吃錯藥一樣說些瘋話，嗯，習慣就好。

雖然他不喜歡教我補影人的必備能力，但對格鬥術、體術卻相當在行，還喜歡隔三差五的拉上我，美其名曰「訓練」，實則是叫我挨揍，多虧了他，我身上基本沒一處完好的，每次訓練完後，他都用看弱者的憐憫眼神看著我，氣得我想立刻衝上去打他，不過稍微思考一下，唉，打不過，只能敢怒不敢言的狠狠瞪著他。

補影人的任務其實極少，一個月才兩三次，也是因為這樣筱涵才能一邊兼

職開麵包店，空閒時，我常會心血來潮硬拖著 912 去逛街、看電影，望著他無趣又放棄抵抗的眼神，我就覺得全身舒暢，有種復仇成功的痛快，因此本來有點排斥熱鬧的我，開始樂此不疲的找尋景點，或者說復仇地點。連我都沒察覺到，總是冷著臉的我只有在一次次的和他出去玩時，才能發自內心的露出笑容。

也許在經歷過失去和分離後，才更懂得珍惜吧。

「喂，912，你可以改名嗎？」某次在看電影時，我突然轉頭問身旁的青年，「什麼？」「因為叫數字真的很怪嘛！」我不滿的抗議，「啊！不然叫你『小九』怎麼樣？」「我才不要……」「好耶！就這麼決定了，小九！」我高高興興的轉過頭繼續看電影，沒發現青年微微泛紅的臉頰。

小九總是無論何時都靜靜地陪著我，我漸漸眷戀於他不言說的溫柔，他沉默的安慰，等意識到時，才發現自己已經難以自控的喜歡上他了。

久違的出了任務，一路上我把玩著小九送給我的短匕首，思緒不自覺的飄遠，即使過了這麼久，記憶中媽媽和祥慈愛的面龐仍舊清晰可見，她在天堂過的好嗎？沒有病痛的折磨，肯定比活著時幸福吧？

解決掉纏人的蠱，我並沒有所謂暢快的感覺，只覺得莫名有種焦慮又迫切的衝動，內心沒來由的躁動不安，不自覺的加快腳步，涇涇的冷汗浸濕了額前的碎髮，直到我彎進一條陰暗狹窄的小巷後，我的世界崩塌了。

全身滿是血汗的青年無力的倚在牆上，刺眼的大片鮮紅染紅了他單薄的上衣，手臂上猙獰的傷口還隱隱滲出血，我不可置信地看著眼前大口喘氣的狼狽青年，手指顫顫巍巍得撫上他傷痕遍佈的臉，顫抖又小心翼翼的詢問：「小、小九…是你嗎？你怎麼了？」淚水頓時盈滿我的眼眶，青年抬起纖長的睫毛，吃驚地看著我，「妳……」隨後輕嘆了口氣，沙啞的對我說：「我十三歲那年，我的雙胞胎弟弟在一次意外中，為了救我而丟掉性命，我很自責，愧疚的想死，那時是我人生最低落黑暗的時期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見和我長得一模一樣的黑影在我面前，鬼迷心竅下，我主動讓他取代了我原本的影子，因為是雙胞胎，幾乎沒有人懷疑。後來我成為了補影人，這是我做過最後悔的一件

事。」我死死咬著嘴唇不哭出聲，現在他說的這些話……就像在交代遺言一樣，「你、你別說了。」，他扯出一個勉強的笑，「我怕以後沒機會啊。」

他輕輕地說：「但是，我被他們發現了，謝謝你之前總是拉著我到處跑，我現在完全沒有遺憾了呢…啊，還有，912，其實是我弟弟入葬的日期…」我不理解，他是怎麼一臉平和地說出這些的，我感覺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，不停地落，落在粗糙的泥地上，「對不起……一直以來都…瞞著妳…」他的聲音逐漸微弱，「遇見你，大概是我生命中為數不多的幸運吧…」「那你就好好給我活著啊混蛋！」我朝著他大喊，「抱歉…只有這件事我辦不到呢……」他用盡僅剩的力氣，摸了摸我的頭，「別哭了…笑一個吧。」他失去亮光的眼睛裡映著嚎啕大哭的我，我似乎明白了他初見面時說的「看眼睛」是什麼意思了，補影人的眼睛裡映出的，是人影不一的景象，然而，此刻在他的眼眸裡，只有渾沌的色彩。

我抱著他，哭了整整一夜。

小九死後，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，但又不想唯一會記得他的人就這麼死去，我徹底封閉了自我，強迫自己活下去，每天被回憶的爪牙折騰得死去活來，但還是不斷告訴自己：你要活下去，不能讓小九就這麼被世界遺忘。

媽媽死後，小九和筱涵將我拉出了自怨自艾的深淵，筱涵離開後，是小九帶我脫離痛苦的泥沼，那，小九死後呢？

我已經不指望會有人來救贖我了。

幾年過後，我愕然地看著地上那和媽媽身材、神韻完全一致的影子，我笑了。

我終究也步上了你們的後塵，筱涵，小九。

寂寥肅靜的黑夜，緩緩為冰冷的墓園蒙上一層陰影，孤寂的燈火若有似無的搖曳著，微弱的光線被叢生的雜草遮擋，少女靜靜佇立在一座墓碑前，神情憔悴卻滿足，手裡捧著一束梔子花，輕輕地說：

「小九，我來看你了，我應該很快就會去陪你了，再等我一下喔！」

少女的腳下，是一個婦人般的影子。

細節：

1. 前面小九說過：也許是久病而死的雙親，也許是情同手足的朋友，也許是意外傷亡的愛人……

這個正是黎瑄失去的人的順序。

2. 那時是因為看見親近的雜貨店老闆的影子看上去異常嬌小又年幼

這裡指的影子其實是老闆死去的小兒子。

3. 少女靜靜佇立在一座墓碑前，神情憔悴卻滿足

這是因為她這時已經接受了媽媽的影子，被其折磨著。

4. 我總覺得他深邃的眼眸裡，有著迷離恍惚的無奈與悲傷，不過下一秒又被一如既往的淡漠掩蓋過去，我余光瞥見，他的影子在他說完話的同時，幾不可見的抽動了一下……。

這一次，我沒注意到清瘦身影底下的黑影，似乎微微垂下了頭。

因為影子也是有意識的。

5. 此時的我不知道，兩年後，我會多後悔說出這些話。

她後悔的是在小九面前說出這些話。

6. 補影人的眼睛裡映出的，是人影不一的景象。

指的是宿主與蠱在補影人眼中的樣貌。

7. 「蠱」的意思是：傷痛的樣子。